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六十六届会议(201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  
通过的意见

第 4/2013 号(乌兹别克斯坦)

2012 年 12 月 5 日转交该国政府的来文

事关: Gaybullo Jalilov

该国政府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对来文作出了答复

该国已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对工作组的任务作出明确说明并延长其任期。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2006/102 号决定,工作组的任务由人权理事会接管。人权理事会 2010 年 9 月 30 日第 15/18 号决议将工作组任期再延长 3 年。按照其工作方法(A/HRC/16/47, 附件和 Corr.1),工作组将上述来文转交该国政府。

2. 工作组视下列情况为任意剥夺自由:

(a) 显然提不出任何剥夺自由的法律依据(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尽管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b) 剥夺自由系因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就缔约国而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准则，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e) 由于存在基于出生、国籍、种族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情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其他状况的歧视，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且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权平等(第五类)。

## 提交的材料

### 来文方提交的来文

3. Gaybullo Jalilov 先生(以下称为 Jalilov 先生)，乌兹别克国民，1964 年 8 月 24 日出生，是一位住在卡尔希的人权活动家。他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学会一位成员。

4. Jalilov 先生的工作的重点是关注侵犯宗教自由权利行为，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达里亚地区迫害独立的穆斯林的行为。自从 2004 年以来，他一直在监督宗教迫害案件，2008 年 9 月他被捕时，他收集了关于 200 多次该地区独立穆斯林人遭到逮捕的资料。

5. 2009 年 9 月 5 日，晚上大约 10 点，指称有几个人，据报道其中两人穿着警服，将 Jalilov 先生塞入一辆车里。当时 Jalilov 先生在访问了一位人权维护者同事以后正在回家路上。

6. 来文方声称，Jalilov 先生最初被单独监禁，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无法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地，只是在两天以后才获悉他的下落。

7. 据来文方报告，2009 年 9 月 10 日，上午大约 7 点，卡尔希市内务局的 18 名警察来到 Jalilov 先生的住所，向他的妻子出示了搜查证，并进行搜查。据称，警察从 Jalilov 先生家里拿走一本题为“争取荣誉和尊重”(Izzat va sharaf sari)的书和两张数字视盘。

8. 据来文方称，2009 年 9 月 23 日，Jalilov 先生的父亲从卡尔希市内务局收到了一份书面通知，向他告知对他的儿子提起的刑事指控。卡尔希当局指控 Jalilov 先生和另外三人犯有一系列据称是捏造的宗教极端主义罪名，包括指称他是伊斯兰解放党宗教团体的成员，据报告，该团体具有一个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议程。Jalilov 先生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煽动族裔、种族或宗教仇恨、破坏、“组织犯罪集团”、编制和传播含有威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材料，以及建立、指导或参加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原教旨主义或其他被禁止的组织。

9. 来文方报告说，自从 2009 年 11 月 6 日 Jalilov 先生被捕以来，其家人和律师首次获准会见 Jalilov 先生。据来文方称，三名警察出现在会见室，因此 Jalilov 先生无法自由地与其亲属或法律顾问谈话。

10. 2009 年 11 月 24 日，Jalilov 先生的第一次庭审在卡什卡拉里亚地区法庭进行。据称，Jalilov 先生的律师没有接到庭审的通知，因此无法出席。这次庭审是非公开的，据称 Jalilov 先生的亲属都没有获准进入审判室。据来文方称，在审判的其余时间里，法庭一再拒绝向其律师提供安排信息。

11. 检方声称，Jalilov 先生曾经说，政府反对宗教，并非法监禁信奉穆斯林的人，并说，解决社会上所有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取代现行政府。

12. 来文方指出，在审判期间，Jalilov 先生否定了这些指控，并声称，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无罪的。据报告，他表示，他进行伊斯兰教规定的日常祈祷，并向 Ko'kgumbaz 寺院教长学习如何祈祷，并声称，他最初是由于进行必须的伊斯兰祈祷而被捕的。Jalilov 先生还在法庭上表示，他不是伊斯兰解放党成员，没有参与任何恐怖分子团体或推翻政府的活动。

13. 据来文方称，当局将 Jalilov 先生的最后庭审转移到布哈拉(大约 150 公里之外)，而没有通知其律师或家庭成员，因此他们无法出席最后庭审。

14. 2010 年 1 月 18 日，卡什卡拉里亚地区刑事法院判决 Jalilov 先生和另外三位共同被告七年至十年的监禁。按照《乌兹别克刑法》第 159(3)(b)条、244(3)(a)条和(b)项以及 244(1)条，Jalilov 先生被判处九年监禁。来文方声称，Jalilov 先生完全是根据模糊不清的书面证言被定罪的，而与对他的指控罪行没有任何关系。

15. 据来文方称，Jalilov 先生还在审前调查期间在胁迫下签署了一份供词，但并不知道这种供词的内容。据称，国家安全人员威胁 Jalilov 先生的妻子，试图逼迫她做对她丈夫不利的证词。来文方声称，法院没有命令对 Jalilov 先生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指控进行调查，而是声称，这些指控是为了逃避刑事责任而捏造的。

16. 2010 年 3 月 9 日，卡什卡拉里亚地区上诉法院在一次据称只有 20 分钟的庭审中维持对 Jalilov 先生的九年判决。据报告，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中没有讨论实质性或程序性侵权行为，而是一字不差地重复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内容。

17. 2010 年 5 月 20 日，Jalilov 先生家人试图到监狱去探访他。他们抵达 Shaikhali 的 UYa 64/49 监狱以后，才被告知，他已经转到塔什干。据家人称，对于为何或何时将他转移的问题，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18. 2010 年 6 月 7 日，Jalilov 先生的妻子向监狱管理局局长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了解她丈夫的下落，但据称没有受到任何答复。来文方报告说，大约六周以后，Jalilov 先生的妻子前往塔什干探访 Jalilov 先生，7 月 23 日，她被监狱管理局告知，她的丈夫目前正被关押在布哈拉的审前拘留所里。

19. 据来文方称，Jalilov 先生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告诉她，政府对他提出了新的指控，当时他被关押在卡什卡拉里亚的 Kasbi 地区的调查所里。据称，监狱当局或者调查员从未正式通知 Jalilov 先生的家人，Jalilov 先生由于其新的刑事指控而正在接受调查。据报告，Jalilov 先生无法聘请一位自己选择的律师，因此不得不接受由一位国家指定的律师作为代理。

20. 2010 年 8 月 4 日，卡什卡拉里亚地区法院开始审理对 Jalilov 先生提出的新的指控。据来文方称，检方提出新的指控的依据是，有证词声称，Jalilov 先生积极参与宗教集会并观看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内容的数字视频。在一次非公开庭审中，卡什卡拉里亚地区刑事法院由于 Jalilov 先生违反了《乌兹别克刑法》第 159(3)(b)条和第 244(1)条，判处他 11 年 1 个月零 5 天的监禁。据报告，出席这次庭审的 Jalilov 先生的家人表示，Jalilov 先生声称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无罪，并请检方提出其证人。据称，这些证人并没有出庭。

21. 据来文方称，Jalilov 先生受到虐待，并可能受到酷刑。这项指控是根据 Jalilov 先生在上诉庭审中的外表提出的，因为在庭审中，Jalilov 先生的眼部肿胀。他报告说，他在牢房里受到一位官员的拳打脚踢。在此之前，Jalilov 先生的身上出现出受虐待的痕迹。据称，2009 年他试图自杀。

22. 来文方声称，Jalilov 先生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控而被拘留，构成了任意拘留，属于工作组确定的第二类。

23. 来文方声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剥夺了 Jalilov 先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来文方声称，Jalilov 先生是一位信奉穆斯林的人，并声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利用 Jalilov 先生关于其宗教信仰的陈述对他提起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控，并指控他是伊斯兰解放党宗教团体的成员。据来文方称，Jalilov 先生声称他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无罪的，并作证，他在受到胁迫和酷刑的情况下供认是伊斯兰解放党的成员。来文方认为，检方未能证明 Jalilov 先生伊斯兰解放党团体成员的身份以及反宪法活动的其他指控。另外据来文方称，判决书中没有提到禁止参加伊斯兰解放党团体的法律。

24. 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Jalilov 先生参与指称的犯罪活动的情况下，来文方声称，政府仅仅由于其独立地信奉和研究宗教而将其逮捕和定罪，因此侵犯了《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规定的正当的宗教自由权利。

25. 来文方认为，拘留 Jalilov 先生还违反了《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来文方声称，Jalilov 先生人权活动家的历史使他成了政府的目标，因为作为乌兹别克斯坦人权学会的成员，他的工作着眼于调查和报告乌兹别克斯坦卡什卡拉里亚地区迫害独立的穆斯林的行为。

26. 据来文方称，在 2008 年 9 月他被捕时为止，Jalilov 先生收集了该地区 200 多次逮捕独立穆斯林的信息。据称，这种实践《公约》第十九条第 2 款规定的权利的行为导致对他提出了宗教极端主义指控，实际上他被任意拘留导致侵犯了其正当的言论自由权利。

27. 来文方声称，以宗教极端主义的指控拘留 Jalilov 先生，相当于任意剥夺自由，属于工作组确定的第三类。
28. 来文方声称，据称，Jalilov 先生在 2009 年 9 月 5 日首次被捕以后不得与律师联系。据来文方称，Jalilov 先生首次获准会见他的律师的日期是 2009 年 11 月 6 日，即他被捕以后两个月。
29. 他被单独监禁，他的家人和朋友没有被告知他的下落。Jalilov 先生的第一次庭审于 2009 年 11 月 24 日在卡什卡拉里亚地区法院开始，来文方声称，他的律师没有收到通知，而其家人不得出席庭审。因此没有人可以代表 Jalilov 先生的利益出庭。据称，在整个审判期间，法院继续拒绝向 Jalilov 先生的律师提供安排信息。
30. 来文方还声称，《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乌兹别克斯坦刑事诉讼法》第 19 条遭到了违反，所有这些条款都保障由一个主管、独立和公正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审理。据称，2009 年 11 月 24 日 Jalilov 先生的第一次庭审是非公开的，没有人被告知开庭消息，因此家人和律师都无法出庭。此外，最后庭审还从卡尔希转移到布哈拉，而没有通知其家人或律师。来文方辩称，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没有向其家人或律师透露关于 Jalilov 先生庭审的任何信息并/或举行非公开庭审，即侵犯了 Jalilov 先生受到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正当权利。
31. 来文方声称，法院在审判时剥夺了 Jalilov 先生审查对他不利的证词的权利，因而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据来文方称，检方完全依据审前调查时取得的书面证言，但据称，这种证言是含糊不清和毫不相关的。据称，一审法院无视 Jalilov 先生反复提出的由检方在审判时提出证据的请求。
32. 来文方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5 款和《刑事诉讼法》第 510 条。据称，乌兹别克上诉法院在不到半个小时的庭审中审议了 Jalilov 先生的案件，并维持对 Jalilov 先生的九年判决。据来文方称，上诉法院的判决书中没有讨论此案的实质性或程序性方面，而是一字不差地转述一审法院的判决书的内容。因此来文方表示关注，上级法院未能充当独立和公正的仲裁人。
33. 来文方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2 款、《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一条和《乌兹别克刑事诉讼法》第 23 条。来文方认为，法院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而证实 Jalilov 先生有罪。来文方声称，法院本来应该考虑到对 Jalilov 先生审前调查和审判期间据称出现的不合规定的行为，以此对其无罪推定。
34. 关于指称对 Jalilov 先生的虐待和酷刑问题，来文方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七条、《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原则 6。来文方还提到乌兹别克斯坦于 1995 年 10 月 28 日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公约》。此外，《乌兹别克宪法》和《刑法》禁止酷刑，并责令法院调查酷刑指控。

## 政府的回应

35. 该国政府在 2013 年 3 月 28 日答复中辩称，来文中提出的指控缺乏真实性，并向工作组提供了以下资料：

36. 2009 年 9 月 9 日，按照乌兹别克立法规定的程序将 Jalilov 先生逮捕，而这些程序是完全符合《公约》第九条的。

37.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 46 条，代表 Jalilov 先生利益的律师 U. Djumaev 从他被捕之时起就获准参与此案。

38. Jalilov 先生的亲属被告知，Jalilov 先生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捕的。《刑事诉讼法》第 230 条规定，被捕人员只有取得调查员的书面准许以后才能会见亲属。

39. 2009 年 9 月 10 日，卡什卡达里亚地区内务局的官员在出示了搜查证以后，对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书籍“*Izzat va Sharaf*”和“*Ta'siri Hilol*”(总共 25 本)和 39 张数字视频。

40. 审前调查在 U. Djumaev 的参与下进行，他本人与 Jalilov 先生的联系不受任何限制。经过调查决定，Jalilov 先生是宗教极端主义团体“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并鼓吹该组织推翻宪法秩序和更迭政府等思想。

41. 最初，2010 年 1 月 18 日，Jalilov 先生被卡什卡达里亚地区法院根据《刑法》第 159(3)(b)条、第 2442(a)(v)条和第 2441(1)条判处九年监禁。2010 年 3 月 9 日，上诉法庭维持原判。Jalilov 先生和其他人被认定的罪名是，参加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建一个以散布宗教极端主义为目标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以及运作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推翻合法当选的政府来接管政府的这一团体，以及招募新的成员。

42. 证人 Sh. Ismailov、T. Majitov、J. Nuritdinov 和其他人表示，Jalilov 先生表示他对政府的行为不满，并鼓吹更换政府的思想。

43. Jalilov 先生和其他人的案件是在公开审判中审理的，律师 E. Turaboeva、Z. Eshonkulova、K. Abraev、R. Annaev、U. Djumaev、I. Saodatova 与 M. Parpieva 和被告亲属出席了审判。

44. 在上诉诉讼中，Jalilov 先生及其律师都没有提出请求进一步审查证人的动议。

45. 至于有人指称，当局将 Jalilov 先生的最后庭审转移到布哈拉(大约 150 公里之外)，而没有通知其律师或家庭成员，因此他们无法出席最后庭审，政府解释说，由于卡尔希市的调查监所的翻新工程，Jalilov 先生在调查期间被拘留在布哈拉，并在那里举行第二次庭审。这次庭审是在维护其利益的律师 U. Djumaev 和 M. Parpieva 参与的情况下举行的。Jalilov 先生的亲属出席了这次庭审。

46. 政府辩称，有人指称，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威胁 Jalilov 先生的妻子，迫使她作出对其丈夫不利的陈述，而 Jalilov 先生是在胁迫下签署自己的陈述的，这种

说法不符合事实。据政府称，调查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进行的。在庭审上，Jalilov 先生反复表示，在审前调查期间，他没有受到胁迫。他的妻子也没有举报任何人曾经威胁她，迫使她作不利于其丈夫的证词。

47. 至于有人指称，家人没有收到对于为何或何时将 Jalilov 先生从 Shaikhali 的 УЯ 64/49 监狱转到塔什干作出的解释，该国政府通知工作组，Jalilov 先生当时不是被拘留在 УЯ 64/69(Shayhali)，而是被拘留在纳沃伊地区的扎拉夫尚的 УЯ 64/48。Jalilov 先生亲属没有就他的下落与 УЯ 64/49 管理机构联系。据政府称，Jalilov 先生的亲属都没有向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的管教总局提出投诉。

48. 关于对 Jalilov 先生提出的其他指控，该国政府告知工作组，2010 年 1 月对他提出了其他指控。2010 年 8 月 4 日，卡什卡达里亚地区刑事法院根据《乌兹别克刑法》第 159(3)(b)条和第 244(1)条判处 Jalilov 先生 12 年监禁。2010 年 9 月 28 日，上诉法庭维持原判。

49. 根据判决书，Jalilov 先生被认定犯有以下罪行：参加一个宗教极端主义团体，加入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其中有些成员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代表，例如 T. Yuldashev、A. Mirzaev、O. Nazarov 等人，其目的是传播极端主义观点，号召推翻政府，招募新的成员并传播具有以上内容的材料(文件、视频材料)。

50. 审判是公开进行的，Jalilov 先生由 V. Hudoyarov 代理。Jalilov 先生是根据 K. Turaev、I. Rahimov、G. Lutfiev、D. Karimov、A. Kurbanov、B. Kurbonov、B. Sharipov 的证言和案件材料被判定有罪的。

51. Jalilov 先生抵达监狱时，向他出示了内部条例，并给他分配了一项工作。定期医疗检查表明，他患有轻度慢性支气管炎。2012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2 日，他由于支气管炎——肺炎和肝炎而得到治疗。目前他不需要任何治疗。

52. 该国政府通知工作组，关于工作组的特别报告员有关其任意拘留问题的说法，Jalilov 先生说：2010 年 6 月 27 日会见其妻子时，他告诉她，当时正在对他提起一个新的刑事案件。在调查他的案件时，政府向他提供了一位律师，因为他本人没有钱聘用自己的律师。在审前调查期间，他没有受到酷刑或虐待。

53. 至于关于虐待和可能酷刑的指控，该国政府认为，这些指控是不真实的，因为政府的审查表明，执法官员没有对 Jalilov 先生采取任何非法行为，例如酷刑或虐待。此外，在审判期间，Jalilov 先生、他的律师或他的亲属都没有举报对他的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行为。在监狱中，Jalilov 先生没有试图自杀。

54. 关于指称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侵权行为，该国政府辩称，第十八条第 3 款规定了合法限制。Jalilov 先生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的现行成员，该团体的主要目标是推翻现政府。

55. 除了是《公约》的缔约方以外，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的缔约方。根据该公约第三条，公约成员应该采取必

要的措施，确保不得由于政治、哲学、思想、种族、族裔、宗教或其他考虑而宣告《公约》第一条第1款所列行为为无罪，而应该按照其严重程度加以惩处。

#### 来文方提出的进一步评论

56. 来文方认为，政府提出的答复未能充分地说明代表 Jalilov 先生提出的来文中所强调的侵权行为。

57. 来文方辩称，逮捕、起诉和判决 Jalilov 先生是由于他行使受到国际保护的宗教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他是一位信奉穆斯林的人，在他被捕之前，一直致力于揭露乌兹别克斯坦国内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特别是任意拘留独立的穆斯林人的行为。

58. 来文方回顾说，政府必须“具体说明”某一个人自由行使其基本权利而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的确切性质”。<sup>1</sup> 来文方认为，在本案中，政府在其答复中只是提出未经证实的指控，即 Jalilov 先生参与一个极端主义组织。在没有任何具体资料的情况下提出这种主张就是未能达到高门槛要求，即政府必须“具体说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确切性质”。因此此案中不适用国家安全的原则。

59. 在审判时，检方为了证实其指控而提交的书面证词仅仅表明，Jalilov 先生是一位虔诚和信奉穆斯林的人，他曾经批评政府对待穆斯林的方式。此类活动完全属于习惯国际法和《公约》第十八条第1款(宗教自由)和第十九条第2款(言论自由)所规定保护的范围之内。

60. 政府未能具体说明 Jalilov 先生和任何极端主义组织之间指称的联系或号召采取暴力行动。因此对他进行起诉并不属于《公约》第十八条第3款或第十九条第3款限定条款范围之内，因此将他继续拘留就属于第二类任意行为。

61. 尽管政府的答复声称，Jalilov 先生的律师“从他被捕之时起就获准参与此案”，而且律师在审前调查期间与 Jalilov 先生“联系的机会不受限制”，但它并不否认，Jalilov 先生只是在被捕两个月以后才首次获准会见他的律师。

62. 来文方回顾说，人权事务委员会证实：“与律师的联络权要求及时批准被告与律师联系。”<sup>2</sup> 工作组在 *Musaev* 诉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一案中，<sup>3</sup> 认定存在第三类侵权行为，因为被拘留者在“在被捕十多天以后仍然无法与律师联系。”

63. 在本案中，该国政府剥夺了 Jalilov 先生联系律师的机会，长达两个月之久，远远超过了“迅速”联系所要求的期限。

<sup>1</sup> *Sohn* 诉大韩民国，第 518/1992 号来文，1995 年 7 月 19 日通过，第 10.4 段。

<sup>2</sup> 关于法院和法庭上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的第 32(2007)号一般性评论，《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40 号》第一卷(A/62/40(第一卷))，附件六，第 34 段。

<sup>3</sup> 见第 14/2008 号意见(乌兹别克斯坦)，第 40 段。



64. 来文方认为，尽管政府声称，Jalilov 先生一案是在他的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受到审议的，但它并不否认，法院曾多次未能通知 Jalilov 先生的律师团队预定的庭审时间。答复也没有否认，至少有一次庭审，即 2009 年 11 月 24 日，是在 Jalilov 先生的律师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

65. 政府在 Jalilov 先生被捕以后的两个月内剥夺他联系律师的机会并在此后的一些审判诉讼中不当地干扰他的法律援助，即侵犯了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和(丙)项规定的取得法律顾问援助的权利。

66. 来文方辩称，政府并不明确否认，三次庭审(2009 年 11 月 24 日、2010 年 1 月 18 日和 2010 年 8 月 8 日)是非公开的，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

67. 政府答复并没有否认，它侵犯了 Jalilov 先生在对他的诉讼中交叉质证证人的权利。审判时，检方严重依赖证人提出的书面证词，而尽管 Jalilov 先生反复向法院提出请求，但这些证人仍然没有出庭接受盘问。

68. 来文方还重申，当局违反了《公约》第七条，致使 Jalilov 先生受到严重的虐待。据来文方称，使 Jalilov 先生受到虐待，试图逼取供词，然后未能就虐待指控进行调查，政府即违反了《公约》第七条规定的保护措施。

## 讨论情况

### 第二类和第五类

69. 工作组在其 2004 年年度报告中表示关注，在有些情况下，以恐怖主义罪名拘留人被用来拘留宗教异见者和行使见解、言论、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其他人。<sup>4</sup>

70. 在 Jalilov 先生被定罪的两起案件中，他被判定的罪名是，参加一个以散布极端主义观点为目的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号召推翻政府并招聘新的成员。

71. 为了证实这些定罪，政府辩称，Jalilov 先生是根据检方在法庭上提交的书面证词而被定罪的(审判时没有传唤这些证人接受盘问)。

72. 然而政府承认，按照这些陈述，Jalilov 先生仅仅是“表示他对政府行为的不满并鼓吹更换政府的想法。”

73. 政府没有向工作组提供任何具体的资料，证实其指控，即 Jalilov 先生和任何极端主义组织之间存在指称的联系，或证实他号召采取暴力行动，致使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3 款或第十九条第 3 款保护的权利实行限制。

74. 工作组认为，在本案中，Jalilov 先生由于是一位信奉穆斯林的人并由于批评政府对待独立的穆斯林的方法而被剥夺自由。

<sup>4</sup>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报告中“剥夺自由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一项措施方面的事态发展”(E/CN.4/2005/6)，第 63 段。

75. Jalilov 先生被剥夺自由是因为以和平方式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第 1 款和第十九条第 2 款保障的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剥夺 Jalilov 先生的自由属于提交工作组审议的任意拘留类别第二类。

76. 工作组还认为，在本案中，Jalilov 先生被剥夺自由是因为基于宗教原因的歧视并作为一位信奉穆斯林的人，这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和第七条以及《公约》第十八条和第二十六条。因此剥夺 Jalilov 先生的自由属于提交工作组审议的任意拘留类别第五类。

### 第三类

77. 政府并不否认侵犯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戊)项所保障的 Jalilov 先生审查对他不利的证词的权利。审判时，检方依赖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词，但尽管 Jalilov 先生反复向法院提出请求，但这些证人仍然没有出庭接受盘问。

78. 尽管政府辩称，Jalilov 先生的律师“从他被捕之时起就获准参与本案”，而且律师在审前调查期间与 Jalilov 先生的“联系不受限制”，但它并不否认，Jalilov 先生一直到被捕两个月以后才首次获准会见律师，这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

79.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与律师联系的权利要求准许被告迅速与律师联系。<sup>5</sup> 工作组回顾说，工作组在 Musaev 案件中(见以上第 62 段)认定，在当事人被捕以后十多天内剥夺当事人与律师联系的权利，即构成侵犯《公约》第十四条规定的权利的行为。

80. 工作组认为，在本案中，不遵守关于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国际义务，即《世界人权宣言》第十条和《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乙)项和(戊)项，情节严重，致使剥夺 Jalilov 先生自由的行为具有任意性。因此剥夺 Jalilov 先生自由属于提交工作组审议的任意拘留类别第三类。

### 处理意见

81. 鉴于上述情况，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Jalilov 先生的自由是任意行为，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二、第七、第十和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 3 款、第十八条第 1 款、第十九条第 2 款和第二十六条，属于提交工作组审议的任意拘留案件类别第二类、第三类和第五类。

<sup>5</sup> 第 32 号一般性评论(见以上脚注 2)，第 34 段。

82. 基于上述意见，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对 Jalilov 先生的情况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使之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标准和原则。

83.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案情，适当的补救措施是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 5 款，释放 Jalilov 先生，并赋予他可强制执行的取得赔偿的权利。

84. 按照工作组订正工作方法第 33 条(a)款，工作组认为，应该将本酷刑指控转交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供其采取适当行动。

[2013 年 4 月 30 日通过]

---